

花与梦

凝眸流转

为祸乡里的恶霸，绝情狠毒的杀手，
逆来顺受的沙包，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花与梦系列 1/2/3

槐绿◎著

主编·珠雅

花雨原创最好的作家群



凝眸流转

◎槐绿

为祸乡里的恶霸，
绝情狠毒的杀手，
逆来顺受的沙包，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她？
从第一眼的不同，
不知道前因后果的心突地一动，
于是一路跟随，几乎寸步不离。
重重面纱层层揭开——
想杀她的爹，发疯的娘，只会打骂的兄长，
扑朔迷离中，他泥足深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与梦. 第3辑/珠雅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204 - 07840 - 3

I. 花... II. 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870 号

策 划: 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 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 黄 浩

花与梦 (第3辑)

主 编: 珠 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64

印 张: 120 字数 33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4 - 07840 - 3/1 · 1669

定 价: 216.00 元(全 48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HERE LOVE STARTS 爱情开始的地方

花雨

新装上市!

16
勿忘我
www.wybbook.net

花雨原创浪漫言情小说家

藤萍\于佳\贾童\江雨朵\素问\念一
乔克天使\叶迷\机器猫\长晏\纳兰
苏盈\余眇\唐纯

港台言情小说名家

凌淑芬\单飞雪\绿痕\楼雨晴\黑洁明
四方宇\典心\兰京\决明\孟华\洛炜
联手打造中国浪漫言情第一刊!

言情世界 浪漫盛宴

将亨通进行到底/贾童
母米虫的幸福生活日记——做面膜做面膜/苏盈
不过夏至/长晏——原来爱情在这里/唐纯——情醉/余眇
二十三弦之西厢/藤萍——中华异想集——鱼妇(一)/藤萍
青珀再现/四方宇——猛虎在细嗅蔷薇——细数男装丽人/panke



浪漫小说
赠送

16¹⁷18三期连送浪漫小说

序

好像有习惯写序的人不是太多，由此可见我是个多么没创意的人，老老实实一板一眼地要求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叹。

想来想去居然死也想不出《风》是几时动笔的了，原来还想算算速度有没有进步的，可惜上进的愿望泡了汤。

忍不住要解释一下书名，前面三个字是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降”是投降的降，从柳六那句“一物降一物”里化出来的。本来一开始属意“聚灵”，后来觉得太直白了，接着想到“偕风飞”，想完的下一秒就后悔了，觉得太俗，跟文章主旨也没太大关系。差不多完结的时候不知怎么忽然就想到这四个字，觉得不管怎的那感觉对了，就定下了。决定以后不要在写到一半的时候为书名伤脑筋伤掉大把时间，最后它会乖乖自己出来的。呵呵，大概也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其实原来想写的是宫无释，看过《凝眸流转》的人用脚指头也猜得出另一个一定是莫纵雪，并且因为限制，这两个人中也一定有一个是女的，而到底哪个是……不用我说了吧，再叹，我果然很没创意。

不知为什么动起笔来会是这两个人，好歹是出来了（长出口气），下一个不出意外应该是我压后的两人了，当然——请大人们注意“意外”这个词，这世上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不是我也不负责的意思。

第一章 扑朔迷离

绕阶苔痕初染碧，隔帘花气静闻香。

连一点点晨起的安宁也不肯留给他吗？敏锐地察觉到有人入侵的气息，微合的双目厌烦地睁开。转过身，瞥到湘妃竹帘外几个缩头缩脑着庄丁服饰的人影，难得的好心情被破坏殆尽。

“有什么事？说完快滚。”

几个庄丁推推攘攘的，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在少年不耐烦的眼光中被推出来，抖着嗓子，头埋得低低地道：

“七少爷忘了，差不多又有两个多月了，是二少爷吩咐我们来的——”连犯病这种事还要别人提醒，这是什么古怪的毛病啊？

正举手掀开竹帘的拒灵顿住脚步。是吗？阶下花木扶疏，翠色满目，难怪闻到花香。两个多月，已经是孟春了啊。自从回来后，他对时间似乎就没什么概念可言。低垂下眼帘，唇边划出一道冰冷的弧度，“又该是我出去见见天日的时候了。”

阶下众人乍见到帘后少年现身齐向后退了两步。

拒灵淡漠地看去，“这次是你们几个跟我去为祸乡

里？”

先前答话的庄丁怔了一怔，虽然是实话，可是说得这么坦白……意识到阶上少年的眉心一蹙，他立即道：

“是！马已备好了，现在正是早集之时。”

他一脚跨过门槛，“走！”



成元镇是个小镇，加起来不过两百多户人家，但在这早集之时，街上倒也颇有一番热闹的景象，来往的人群熙熙攘攘，各种小商贩大嗓门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两旁小而密集的店铺林立，招幌随风飘扬。

“刷”的一声鞭响，六人一骑出现在青石街尽头，为首的少年端坐马上，一手执缰，一手持鞭，鲜衣怒马，傲然睥视，于六人环伺之下，当真说不出的飞扬跋扈，少年意气。

“分柳山庄的七少爷又来了！”

不知是谁叫出声的，像是触动了什么咒语一般，街道两侧刚刚开门不久的店铺迅速噼里啪啦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关门，早集的摊贩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完东西，和来不及闪避的行人一起拼命躲到路边。眨眼的工夫，喧哗不再，一条长街由南到北能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

“得、得、得——”

缓慢的马蹄一声声地敲在青石板上，因为太过清晰的缘故，马上的少女终于如大梦初醒般抬起头来，看看空荡

荡的前后，一脸疑惑，“不是吧？特地让出条街让我走，我有这么受人尊敬吗？”

急促的马蹄声自背后传来，青衣少女尚未反应过来，一条乌黑油亮的长鞭“刷”地袭到，与此同时响起的是一声暴喝：“臭丫头，活腻了，居然敢挡我家少爷的道！”

“吓！”少女一惊，身形反射性地上蹿而起，振袖间反手一根银针掷出，落座回马上的同时惨叫声起。

“给我闭嘴！连个小丫头都收拾不了，还有脸叫这么大声！”刚勒住马的少年扬手一鞭抽去，目标是出师不利右肩胛骨被生生钉穿的庄丁甲。

呜——就知道跟着可怕的七少爷一定没什么好事。雪上加霜的庄丁甲苦着脸咬紧牙关，再不敢哼一声地退过一旁。

事情一定会很有趣吧。没有血色的手指轻抚过鞭梢，拒灵心情很好地抬眼平视上不在计划中出现的少女。这么高明的轻功，这么精准的手法，这次跟出来的六个人加起来只怕也只有挨打的分。每次踢踢来不及收拾的菜摊踉踉来不及闪避的行人诸如此类压倒性的胜利终于要被颠覆，想想就觉得无限期待啊。

压下几乎要为之上扬的唇，拒灵端出身为成元镇人人谈之色变的恶霸该有的架势，竖眉怒喝：“臭丫头，看什么看？要命的话还不快滚过来向本少爷磕头赔礼！”

“这么了无新意的用词……”对面的少女低笑，“接下来无非是一些‘你找死’之类的话吧？！真是千人一面的恶霸形象啊，明明是白痴到极点的废话，却乐此不疲地一

再重复。”她似是极为失落地叹了口气，“还以为会遇到个例外呢，真是白白浪费了我期待的心情。”

但是我却依然很期待呢，坏事做多了血液里是真会多出一种名叫“邪恶”的因子啊。拒灵配合形势地端出一张恼羞成怒的脸，“你敢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知道本少爷是谁？”

“仗着家中有几分钱势就横行乡里以为自己头上比别人多生了两只脚的小鬼吧。”青衣少女漫不经心地扫来一眼，那种姿态，是挑衅，“像你这种人，也不会有什么比较有创意的身份。”

路边的人群中有低低的抽气声响起。

“你敢叫我小鬼？！”拒灵跳起来咆哮，“刷”的一鞭劈面抽去，可惜去势虽猛，却毫无章法。

青衣少女拧身轻松躲过，扬眉笑道：“还不承认，随便说说就翻脸，动手前根本不考虑后果，这么沉不住气不是小鬼是什么？不过话说回来，你好像对这两个字特别介意啊——”

“刷！”

“又来！不是我打击你的自尊，照你这么拙劣的鞭法，再练十年也未必能沾着我一片衣角，这是真话哦。”

“臭丫头，有本事别躲！”拒灵停下来喘息一阵，再度挥鞭乱打过去，他的鞭法拙烂无比，半点章法也无，不是落空就是打到无辜的路人身上，甚至连他带出来的庄丁也遭到波及。反观青衣少女双手负后，辗转腾挪，自在似闲庭信步。

两人由马上斗到马下，中间拒灵下马时还摔了一跤。一躲一追，转眼便过了半条街，所到之处人群如炸开了锅一般尖叫着四散奔逃，偶有躲避不及的扫到鞭尾立时便见了红。拒灵不管不顾，只继续持鞭追杀，来不及收拾的摊位全遭了殃，被打得七零八落，遍地狼藉。如此这般又打了两个回合后，拒灵终于手软地扔掉长鞭，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直喘气。呼，有点要命，要不是脱力根本摆脱不了这根破鞭子，下次该换件称手的兵器。

“终于闹够了？那我要继续赶路喽，小鬼，后会无期。”神清气爽，看不出任何疲累之态的少女笑咪咪地向他摆摆手，转身悠然向马走去。

“你们是死人啊？还不给我拦下她！要是放跑了那臭丫头，就自己掂量着后果！”拒灵沉下脸来，这些人的脑子是豆腐做的吗？连自己该什么时候出场都分不清了。

一旁看得有些目瞪口呆的五六个庄丁一惊回过神来，呐喊着挥舞各种兵器气势磅礴地冲上去。

“抓活的。”拒灵顿了顿，“不许伤她的脸！”

一名庄丁呆呆地回头，“为什么？”虽然不说他们也不会出手太重，但是这种相当于手下留情的话出自这个人的口中实在是太诡异了一点。

“混蛋！难道你想让本少爷娶一个毁容的丑八怪？”坐在地上的少年扬起阴冷的笑容，作为恶霸的话不抢女人可真是辜负了这两个字呢。

“砰、砰、砰……”

六名庄丁摔成一团，脸形是一致的扭曲。这、这种玩

笑开大了吧——

已走到马旁的少女闻言转过头来，怀疑地皱起眉，“你不是摔傻了吧？”

“本少爷清醒得很。”傻了的是跟出来的六个倒霉蛋吧。

“那么……”受惊的少女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认为这是调戏吗？”好陌生的词啊！

“我是认真的！”认真地想把事情搅成一团乱麻。微微上挑的清冷眸中晃过一抹异色，不知道如果他真抢个女人回去的话，家里那些人会是什么脸色？一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疯子——是啊，他是疯子，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

少女沉默了片刻，抑制不住的笑意开始由嘴角扩散，直至笑得喘不过气来，“呵呵……以恶霸的标准来看，你的眼光真不是一般的奇特啊。呵呵呵……”

“你这是什么反应？”拒灵跳起来，顿了顿构思下面的话。呃，上次被他废了双腿的正牌恶霸好像是这么说的，“嫁给本少爷是天大的福气，你应该感动得痛哭流涕才对，笑什么笑？”

“不好意思，呵呵……”少女直起腰，仍是忍不住笑，“我想你为什么——呃，会有这种念头？”

因为你长得顺本大爷的眼——

上次那个恶霸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拒灵嫌弃地皱眉，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丫头顺眼，她的眼神太清太明，笑容太干净姿态太自在，对于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来说，

她，太过光明。

“当然是为了好好地教训你，让你知道本少爷不是好欺负的——”这么说应该也不违背恶霸的身份吧。

“呵呵哈哈……”一阵更为激烈的笑声打断了他未竟的话，“真是别具一格的理由啊，不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到时候谁教训谁可是不一定的事哦，十个你也未必够我玩的呢——”

对峙中的两人并没发现空荡荡的青石街尾忽然转出一辆马车来。六个摔成一团的庄丁经过好一阵子的纠缠之后，倒是成功分开并捡回各自的兵器，重新气势磅礴地向少女冲过去，然后——气势磅礴地以不同的姿势向不同的方向摔出去。

高手！

久违了的凜然得似乎寒毛都竖起的战栗感袭遍全身，抵抗不住强大的劲流而跟着“腾腾腾”后退了五六步的拒灵眯起眼，冷冽的目光锁住凭空出现在街心的青年。

又是一个干净得让人讨厌的人！随随便便地那么一站，笑容灿烂得几乎刺瞎他的眼。

比阳光还耀眼的人——

几乎是深恶痛绝地看着青衣少女跳到马车旁与那青年寒暄，隐隐听到“四哥”等字眼。原来是一家子，难怪一样的讨人厌。那青年举起手在自己和少女间打量着什么，一边说话一边微笑着，狭长的凤眸在朝阳下笑得微微眯起来，倒在四周辗转呻吟惨叫着的六个人好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甚至根本就不记得这六人的存在，眼角都不瞄

一下，毫无防范地站在街心，丝毫不担心有哪个会卷土重来。

是因为……算准了根本就没有人有能力再进行攻击了吧。拒灵环顾一周，淡漠精准地看出各人伤势，运气最好的大概只断了两根肋骨吧。这么狠绝得不下于他的出手，不会是满口仁义道德自诩是侠义化身的所谓正派中人，却也不会是同类，这个人跟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

原本斜坐在马车前一身精悍打扮的车夫忽然侧过头向虚掩的车门内应了句什么，接着跳下车，探身进去又扶了一个人出来。

这也是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一身简洁的白衣，脸色接近于惨白，眉目间的病恹之态极重，却是恁般清雅绝隽，明晰如画，那种几乎不可救的病态竟不能减他半点光华。

这个人——

这个人——

周围人群惊艳的抽气声、地上庄丁的呻吟声在一瞬间远去，他蓦然睁大的瞳中退去漠不关心的清冷换上不及掩饰的震惊。怎么会——这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拒灵捂住胸口轻咳了两声，是刚刚被掌力波及的后遗症。小心地掩起心中奔涌而出的杀机，那人温雅如烟袅袅发散的笑颜在他眼底幻化出一片妖魅的血光。

周身冰冷，脑中重复闪现的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这个人活下去。

绝对不能！

僵在原地被束缚似的看着白衣青年与那少女展开另一波的寒暄，面后返身一齐上了马车，才想起自己此刻的身份。差点忘了……无论如何，为此次的出动划上一个完美的结尾吧。

“站住！”

眼看着连最先出现的笑脸青年也要跃上车去，对于自己被完全遗忘有些不是滋味地大喝一声，拒灵抬手蛮横地推开挡在面前的两个路人冲出去，可惜由于冲势太猛，一脚踩上半棵烂青菜，他伸臂在半空中挥了两挥，然大势已去，终于还是不负周遭众望地摔了出去，恰恰碰到转过头来的青年的脚跟。

那青年有些微诧异地弯起眼，“哎呀，非亲非故的，初次见面就行这么大的礼，”他煞有介事地跺脚，很不小心地恰巧踩上拒灵的手背，“真是让人不好意思呢。”

“你——”仰起头，拒灵清秀的脸痛得扭曲，这个混蛋起码踩断了他两根指骨！

“好啦，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多亲近亲近，不过我还有事要办，等回程时我一定会找你好好聊聊的，到时这个大礼就还是省下吧。”青年低头对上他的眼，弯弯的眸里笑得溅出阳光来，拒灵直觉厌恶地闭上眼，与此同时那青年脚下一使劲，再接再厉地踩断他第三第四根指骨，然后没事人似的跃上车。

车夫叱喝一声扬鞭，马车不疾不缓地驶过青石街，坐在车沿上的青年兀自扬着灿烂的笑容，一路挥着手与路边被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搅成痴呆状的人群道别。

等到马车连影子也看不见后，分柳山庄的人终于接到消息赶来。此时路边的摊贩行人早已散得干干净净，眼光普照的青石板上，只剩六个哀哀呻吟的庄丁。而本来痛晕过去的七少爷拒灵，不知所终。



“不知道？”

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的问句回荡在静守堂内，负着手而立的年轻男子垂眼看向狼狈地趴伏在地上的庄丁，被抬回来的六人中他是惟一还有力气回话，也是伤得最轻的一个——只是断了两根肋骨而已。

“也就是说，我亲爱的七弟在你们六个的护持之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属、属下该死！”冷汗直流的庄丁战战兢兢地，头皮一阵发麻，呜——那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小子为什么不多打断他两根肋骨啊，他就可以和阿亮他们一起幸福地躺在床上，总好过在这里提心吊胆地回二少爷的话。不过，看起来二少爷好像并不怎么生气的样子呢，也难怪啊，七少爷在庄里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精神状况不好隔一段时间就会犯病不说，一年倒有大半年不见人影，难得地露一次面一定是搅得整个成元镇都鸡犬不宁，庄里的下人们轮换着沦为帮凶。而且他和其他几位少爷的关系都不好，见了面就大打出手，也许、也许这次失踪二少爷其实还很高兴呢——

“算了，分柳山庄的耻辱消失了就消失了。”二少爷果然是没什么兴趣追究的样子，抬脚向外走去，一边丢下话来，“钱总管，找大夫给他们治伤，医费由庄里出。”



五天后。

莫纵雪！

很精致的云泥笺，“咄”一声斜斜地钉在松鹤居后厨房的木柱上。三个颜体小楷以朱砂书就，字迹未干，落笔时所沾的朱砂似乎太多了些，沿着每一笔的末端向下流，秀气得诡谲。

三个流着血的字。

这张笺纸有一个很不俗的名字，叫做孤止帖。武林第一杀手组织孤鹫门的孤止帖，据说是下发本门杀手用以通知任务对象的帖子，一个多月前江湖中听到这三个字还能站稳的人找不出几个。但是现在——

“莫纵雪”，这三个字还在流血，红迹纵横，渐渐已不可辨认。

“嗤”的一声冷笑，一只手伸过去拔了出来，“刷刷刷”极为干脆地撕成碎片，讥诮地垂眸盯了掌心的纸堆一会儿，拒灵悠然地朝它吹了一口气，一瞬间枯朽成的粉末纷纷扬扬地，四散飞舞。

几乎可以称得上愉悦地拍了拍手，孤鹫门都被人挑了，所谓的孤止帖还值几个钱？门主大人真是单纯得可爱